

散文

秋 收

■高曙光

麦收过后，我在乡下老家种了五亩玉米。雨前喷洒的除草剂已发挥作用，杂草生长的速度放慢了，有的已经枯萎。因为前期干旱，玉米苗出得不太好，断垄的比较多，就补种了一些大豆，可是后来的一场豪雨又将那些未出土的玉米从地下掀了出来，它们借助太阳的热力努力生长，居然赶上了其他的玉米的高度。

夏玉米的生长期比较短，从种到收一般需要一百天左右的时间。玉米植株的生长期正值黄淮平原的伏天，下地干活要趁早趁晚，尽量避开太阳光线正毒的午间。遇上桑拿天气，汗大滴大滴地从汗腺里涌出来，额头上析出了一层盐粒。

玉米螟繁殖起来，这种虫子扭动着头，在喇叭筒里啃食着嫩叶，只得喷洒杀虫剂。上午九点开始喷药，到下午两点结束，一共喷洒了五桶水，一百五十斤。天气不是太好，中间下了一阵雨，但雨量很小，我没有停。太阳从云层里现身，白白的光照射在农田里。由于气温很高，农药的气味迅速散发，很呛人。想起那位田园诗人陶渊明。陶渊明是东晋最可爱的诗人，在那个炫富的时代，这个曾有县令职务的诗人不愿活在应酬的官场，做起了一个农民，是诗人农民。农民是最辛苦的人，可一旦诗人做了农民，农田也有诗意。“种豆南山下，草盛豆苗稀”，种植的是心情，收获的也是心情。“晨兴理荒秽，带月荷锄归”，这是一个勤快的农民，早出晚归，“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”，居然有了诗意与哲理的农耕生活。

我的玉米地的两旁种植的也是玉米，套用鲁迅先生的名句格式就是“一块是玉米地，另一块也是玉米地”，从这里往西行不足百米就是一条已经干涸断流的小河，也能

听到附近学校的铃声。小河是贾鲁河的支流双狼沟，这里已是下游，这段河道向南又折向东汇入了贾鲁河。这段河床曾是贾鲁河故道，如今只有两岸的村庄的名字在铭记着它曾经繁荣的河运，薛埠口、赵口、毕口、丁口……这些村名是对这条河的记录与纪念。

两年前我在乡村学校教书，我的学校与我的农田之间隔着的就是这条河，枯水期我曾跳过河中的小洲往返。一切的绿色都在往返的路上，鸟鸣，水流，还有叶落。

我的农田东面是一条窄窄的小路，路上长满了野草，这是生命力非常顽强的星星草。车轮曾经多次碾压，行人几乎每天都要践踏，昆虫也来啃食，可它依然炫耀着浓郁的绿色。

我的玉米有我的照料，浇水施肥，喷药除草，百般呵护。路边的野草却是自然地生长，没人播种，没人照料，车轮碾过，茎叶匍匐在地上，可第二天就会直起身板，草叶上傲然地顶着露珠。

艳阳高照着，地里的玉米终于成熟了，钻进青纱帐里掰玉米是一项又脏又累的活儿，我在乡下长大，喜欢听掰玉米时的咔嚓声。穿着长裤长袖钻进玉米地，嗅着玉米成熟的气息，手握着玉米棒子的顶端，只需轻轻一拧，咔嚓一响，随手丢进手中的编织袋，装满了就一把拎起来扛肩头上，一只手握着袋口，另一只手托着袋底往车厢里一倒，玉米棒子呼呼啦啦往车厢里钻，不多时便装满一车。

轰隆的声音在田野响起，拖拉机穿过青纱帐，行驶在乡村公路上，过了一座桥，再转两个弯，玉米就到了晒场。打开车厢门，呼呼啦啦，玉米棒子从车厢滚下，很快堆积如山。

月亮升起了，蟋蟀在草丛中鸣叫，蚊子很多，在月光中飞舞着。搬一把小凳坐在玉米堆旁，手拿一个玉米棒子，从顶端撕开包衣，玉米须和外皮就和玉米棒子分开了，一软一硬，分成两堆。正值中秋，月亮很圆，刺刺啦啦的剥玉米皮的声音在小村响起，这是一个不眠之夜。

天亮了，小村在鸡啼声中醒来，剥去包衣的玉米棒子已经堆成小山，露珠在草叶上闪着晶莹的光，小院里的柿树上悬挂着灯笼似的柿子，早起的鸟雀已经在枝头尝鲜了。

新剥的玉米棒稍加晾晒后就要脱粒，轰轰隆隆的声音在小村此起彼伏。玉米脱粒需要多人合作，把玉米棒装进编织袋再扛起来倒进脱粒机的进料口，呼呼啦啦响过，玉米粒就挣脱了玉米芯流泻出来。

一阵忙碌过后，小村又恢复了平静，玉米粒已经躺在了塑料布上。秋天的阳光照在玉米粒上面，这是秋天的馈赠，赤脚走在上面翻晒玉米，阳光灼在背上，鸟雀在玉米粒中找寻着虫子，看到有人靠近，麻雀一哄而散，停留在附近杨树的枝条上，等人一走，又从树上落下来，继续寻找着虫子。

玉米秸秆有的被粉碎在地里，田野里弥漫着青草与泥土的腥味，杂草与秸秆混在一起，掺在泥土里，旋耕机轰隆隆响着，拖拉机喷出的烟雾在田间升起，这是一个忙碌的季节。旋耕过后的田地里暂时安静了，没有了青草，蟋蟀也逃走了，狼蜘蛛在泥土上奔跑，野兔也没了踪迹。

裸露的田野是黄褐色的了，与尚未收获的花生一起组成了秋天的拼图。

秋收渐渐进入了尾声，冬小麦在等待着播种呢……

散文诗四章

■冰小曼

不动声色

心像沾染了旧时光的底色，又像多年压箱底的绿绸，厚重，凉薄。

不再想放肆喧嚣狂歌，只想安于室内，烹茶、刺绣、听戏、写作。

记忆瘦成赵飞燕的柳腰，再也找不到曾经年少轻狂的自我。

似水流年中，我们被无情的岁月打磨，悄然蜕变，不动声色。

读荷

秋荷失去了盛夏的繁华与盛景。

那些慕名来访的游客，此刻无影无踪。

菖蒲依然青翠，蝉鸣变得凄切，芦苇临水轻唱挽歌。

唯有这深秋的雨，依然多情。一声声，诉说着前尘旧梦。

我在秋风里，凉亭中，静品一杯香茗。

在你凋零残缺的美和一帘烟雨中，慢慢地读出了深深的感动。

为你，为生命的美好与抗争。

往事

往事如烟，忽近忽远。

以为刻骨铭心的爱，到最后成了记忆的片段。

田园里盛开的野花，老房屋檐下的雨滴，书笺里的红色花瓣，风中的落叶，麦浪里戴草帽的少年，记忆犹新，胜过当年喜欢之人的容颜和他手上一颗痣的准确位置。

终归是输给了时光。爱情常常经不起岁月的考验。以为自己抓得很牢，可惜还是被风儿吹散。

那些曾经的蜜语甜言，一生一世，不过是诸多往事中最刺痛心弦的一页。

叶落知秋

时光就这样匆匆流逝了么？

一枚梧桐叶如蝶般从我身边飘然而落。

枯黄的叶片上脉络依然清晰，一如那些曾经镌刻心底的记忆。

蝉鸣似乎不再高亢，雁字成行带来秋的讯息。梧桐一叶而天下知秋。

睿智的诗句穿过大汉的明月与编钟，刹那间，掠过耳际。

散文

青 麻

■尚纯江



相通；一个在村子中间，坑旁有一口水井，水井旁竖有一个辘轳，我们村人都吃这口井里的水。所以，我们村沤麻一般都在西南角的那个大坑。大坑直径约40多米，水很深。

沤麻时，队长挑选几个身体好、水性好的男劳力，把捆好的麻棵拉到坑边，排成一排，放到水里，一层一层码好踩实，最后在麻排上压上厚厚的一层泥土，再用草绳捆绑在木桩上固定，不让麻排浮起来。约过了两三天，大坑的水开始冒泡，水面浮出一块块绿沫，散发出呛鼻的臭味，野生的鱼儿开始翻坑，一条条鱼儿亮起白白的肚皮“仰泳”。此时，我们管不得水中的臭味，开始捞鱼。捞出来的鱼儿洗干净后一点臭味儿也没有，娘给我们炸的小鱼儿很好吃。

沤麻的时间很有讲究。沤过了，麻皮脱“裤子”，麻籽不结实；沤的时间短了，麻皮发硬，也不结实。

沤过的麻经过脱皮晾晒后就成了可以搓绳的麻。此时的麻白白亮亮的，有一种清香。过去，生产队沤出来的麻一部分自用，一部分卖给供销社。

生产队解体之后，我们家乡就不再种麻，人们使用绳子就直接到市场上去买。尼龙绳问世以来，麻绳越来越少。但尼龙绳捆东西时滑溜，捆不结实。这时，人们会叹一口气，说：捆东西啊，还是麻绳结实。语气里，含有些许伤感或者怀旧的意味。

近日，我在涡河岸边散步时，看到几棵青麻在风中摇曳，便摘了一颗嫩嫩的青麻果（麻梭子）摆在嘴里，一股久违的、略带甜味的清香便弥漫心间。往事，像一首歌久久在心头回响。

诗歌

诗四首

■杨光

游温岭长屿洞

丛竹摇影掩重门，石泉潺潺流清音。
秋风扶我探幽境，脚踏长屿半山云。

登温岭曙光亭

千年曙光第一缕，照射温岭最高峰。
正是重九登高处，赫然屹立曙光亭。
瑟瑟秋风无边际，萧萧落木细无声。
流云岂能遮望眼，跃跃群山苍茫中。

游婺源

饱览黄山千里云，又下婺源觅徽音。
青山不墨千秋画，绿水无弦万古琴。
巍巍牌楼倚桥影，深深宗祠临宅群。
古韵新景夕阳里，游子皆是忘归人。

谒米芾墓

润州千年眠元章，头枕黄鹤足大江。
奇服拜石痴砚墨，诗词丹青逼盛唐。
更是神笔妙天下，风樯阵马追二王。
一代宗师耀千秋，唯见孤茔伴夕阳。

门上的蜗牛(外一首)

■霍楠囡

一辆来自远古的火车
动身昨夜，从雨停开始
以华丽的螺纹晃动着
今日的晨曦，蜗居坚硬

体腹柔软，和不安分的
那些土粒，一起翻滚
在那弯小河和小土山上的
蜿蜒，拉伸了弱小的脚印

泛出珍珠的亮白，在身后
在转折的地方渐渐明亮
一帧一帧地，从门缝里
散落的光线，沾到了触角

穿射进透明的身体
此时无声，攀爬的动作亦无声
无声，但有梦
却不是变成蝴蝶

泥 土

浮于表面的阅读常常使我
误解了它的颜色与形态
沾到高跟鞋，溅上白衣裙
那湖底的黑，田间的松与实，与
迸射的泥浆流一起，是属于
犁杖与耕作的，是属于谷雨
和金秋的。一个黎明我沿着
地平线走向日出，我的赤足
第一次感受于它的遥远与宽阔
至今从未确认过这种气息的我
渐渐地熟悉了它的鲜活与芳芬
丰富与成熟。大地的皮肤
地球的面孔，由一个个细小
的土粒组成，滋养生命，哺喂
生灵，反作用于坚硬的
钢筋水泥，与楼群间散射的
阳光，劳动者金黄的汗水
遥相呼应，时空慢慢移向中午
这种情景仿佛是两个人的
初次相识，那些从未一见钟情
的人，那些僵硬的表情
那些不信屈原与陶潜的言论
离我越来越远，直到
再也看不见我从不期待
着什么，只瞧着强光照射之下
的这片泥土，种出树木，盛开花朵
结出不断硕实的果粒，偶尔的交谈
与亲密的接触，就像清风轻轻地
拂过静水的涟漪